宋史/卷47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六十九 ◄

宋史
卷四百七十 列傳第二百二十九 佞幸

► 卷四百七十一

弭德超 侯莫陳利用 趙贊 王黼 朱勔 王繼先 曾覿龍大淵 附 張說 王抃 姜特立譙熙載 附

人君生長深宮之中，法家、拂士接耳目之時少，宦官、女子共啟處之日多，二者，佞幸之梯媒也。剛明之主亦有佞幸焉，剛好專任，明好偏察，彼佞幸者一投其機，為患深矣。他日敗闕，雖能殄除，隳城以求狐，灌社以索鼠，亦曰殆哉！宋世中材之君，朝有佞幸，所不免也。太宗有弭德超，趙贊，孝宗有曾覿、龍大淵，二君固不可謂非剛明之主也。作《佞幸傳》。

弭德超

弭德超，滄州清池人。李符、李琪薦之，給事太宗晉邸。太宗即位，補供奉官。太平興國三年，遷酒坊使、杭州兵馬都監，又為鎮州駐泊都監。

初，太宗念邊戍勞苦，月賜士卒銀，謂之「月頭銀」。德超乘間以急變聞于太宗曰：「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，得士眾心；臣從塞上來，聞士卒言：『月頭銀曹公所致，微曹公我輩餒死矣。』」又巧誣彬他事。上頗疑之，出彬為天平軍節度。以王顯為宣徽南院使，德超為宣徽北院使，並兼樞密副使。

德超譖曹彬事成，期得樞密使，乃為副使；又柴禹錫與德超官同，先授，班在其上。

故德超視事月餘，稱病請告，居常怏怏。一日詬顯及禹錫曰：「我言國家大事，有安社稷功，止得綫許大官。汝等何人，反在我上，更令我效汝輩所為，我實恥之。」又大罵曰：「汝輩當斷頭，我度上無守執，為汝輩所眩惑。」顯告之，太宗怒，命膳部郎中、知雜滕中正就第鞫德超，具伏，下詔奪官職，與其家配隸瓊州禁錮，未幾死。

侯莫陳利用

侯莫陳利用，益州成都人，幼得變幻之術。太平興國初，賣藥京師，言黃白事以惑人。樞密承旨陳從信白于太宗，即日召見，試其術頗驗，即授殿直，累遷崇儀副使。雍熙二年，改右監門衛將軍，領應州刺史。三年，諸將北征，以利用與王侁並為并州駐泊都監，擢單州刺史。四年，遷鄭州團練使。前後賜與甚渥，依附者頗獲進用，遂橫恣無復畏憚。其居處服玩皆僭乘輿，人畏之不敢言。

會趙普再入中書，廉知殺人及諸不法，盡奏之。太宗遣近臣案得姦狀，欲貸其死，普固請曰：「陛下不誅，是亂天下法。法可惜，此何足惜哉！」遂下詔除名，配商州禁錮。初籍其家，俄詔還之。

趙普恐其復用，因殿中丞竇諗嘗監鄭州榷酤，知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，犀玉帶用紅黃羅袋；澶州黃河清，鄭州用為詩題試舉人，利用判試官狀，言甚不遜。召諗至中書詰實，令上疏告之。又京西轉運副使宋沆籍利用家，得書數紙，言皆指斥切害，悉以進上。太宗怒，令中使臠殺之，已而復遣使貸其死，乘疾置至新安，馬旋濘而踣，出濘換馬，比追及之，已為前使誅矣。

趙贊

趙贊，并州人，性險詖辯給，好言利害。初為軍小吏，與都校不協，因誣營中謀叛，劉繼元屠之無遺類，稍署贊右職。太原平，隸三司為走吏，又許本司補殿直，太宗頗任之。遷供奉官、閤門祗候，提舉京西、陝西數州錢帛，發摘甚眾。又自乞捕盜，至永興，得兵士盜錢二百，欲磔諸市，知府張齊賢奪而釋之。太宗命御史臺按問，停贊官數月。復令專鉤校三司簿，令贊自選吏十數人為耳目，專伺中書、樞密及三司事，乘間白之。太宗以為忠無他腸，中外益畏其口。會改三司官屬，以贊為西京作坊副使、度支都監。

時又有鄭昌嗣者，宣州人，亦起三司役吏，稍遷侍禁。奉使西川，回奏在官不治者

數十人，太宗嘉其直。會市物吏因緣為姦，列肆屢謁開封訴之，乃置雜買務，使昌嗣監之。昌嗣乞著籍便殿門，許非時入奏，與贊親比相表裏，累遷至西上閤門副使、鹽鐵都監。二人既得聯事，由是益橫恣，所為皆不法。太宗頗知之，以問左右，皆畏二人，無敢言其惡。

至道元年上元節，京城張燈，太宗以上清宮成，臨幸。贊與昌嗣邀其黨數人，攜妓樂登宮中玉皇閣，飲宴至夜分；掌舍宦者不能止，以其事聞。太宗大怒，並摭諸事，下詔奪贊官，許攜家配隸房州禁錮，即日驛遣之。昌嗣黜唐州團練副使，不署事。既數日，並賜死于路。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君子小人如芝蘭荊棘，不能絕其類，在人甄別耳。苟盡君子，則何用刑罰焉？」參知政事寇準對曰：「帝堯之時，四凶在庭，則三代之前，世質民淳，已有小人矣。今之衣儒服、居清列者，亦頗朋附小人，為自安計。如贊、昌嗣之類奔走賤吏，不足言也。」

王黼

王黼，字將明，開封祥符人。初名甫，後以同東漢宦官，賜名黼。為人美風姿，目睛如金，有口辯，才疏雋而寡學術，然多智善佞。中崇寧進士第，調相州司理參軍，編修《九域圖志》，何志同領局，喜其人，為父執中言之，薦擢校書郎，遷符寶郎、左司諫。張商英在相位，寖失帝意，遣使以玉環賜蔡京于杭；黼覘知之，數條奏京所行政事，並擊商英。京復相，德其助己，除左諫議大夫、給事中、御史中丞，自校書至是財兩歲。

黼因執中進，乃欲去執中，使京顓國，遂疏其二十罪，不聽。俄兼侍讀，進翰林學士。京與鄭居中不合，黼復內交居中，京怒，徙為戶部尚書，大農方乏，將以邦用不給為之罪。既而諸班禁旅賚犒不如期，詣左藏鼓噪，黼聞之，即諸軍揭大榜，期以某月某日，眾讀榜皆散，京計不行。還為學士，進承旨。

遭父憂，閱五月，起復宣和殿學士，賜第昭德坊。故門下侍郎許將宅在左，黼父事梁師成，稱為恩府先生，倚其聲焰，逼許氏奪之，白晝逐將家，道路憤歎。復為承旨，拜尚書左丞、中書侍郎。宣和元年，拜特進、少宰。由通議大夫超八階，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。別賜城西甲第，徙居之日，導以教坊樂，供張什器，悉取於官，寵傾一時。

蔡京致仕，黼陽順人心，悉反其所為，罷方田，毀辟雍、醫、算學，並會要、六典諸局，汰省吏，減遙郡使、橫班官奉入之半，茶鹽鈔法不復比較，富戶科抑一切蠲除之，四方翕然稱賢相。

既得位，乘高為邪，多畜子女玉帛自奉，僭擬禁省。誘奪徽猷閣待制鄧之綱妾，反以罪竄之綱嶺南。加少保、太宰。請置應奉局，自兼提領，中外名錢皆許擅用，竭天下財力以供費。官吏承望風旨，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，悉苛取於民，進帝所者不能什一，餘皆入其家。御史陳過庭乞盡罷以御前使喚為名冗官，京西轉運使張汝霖請罷進西路花果，帝既納，黼復露章劾之，兩人皆徙遠郡。

睦寇方臘起，黼方文太平，不以告，蔓延彌月，遂攻破六郡。帝遣童貫督秦甲十萬始平之。猶以功轉少傅，又進少師。貫之行也，帝全付以東南一事，謂之曰：「如有急，即以御筆行之。」貫至吳，見民困花石之擾，眾言：「賊不亟平，坐此耳。」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，若罪已然，且有罷應奉局之令，吳民大悅。貫平賊歸，黼言於帝曰：「臘之起由茶鹽法也，而貫入姦言，歸過陛下。」帝怒。貫謀起蔡京以間黼，黼懼。

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，結女真共圖燕，大臣多不以為可。黼曰：「南北雖通好百年，然自累朝以來，彼之慢我者多矣。兼弱攻昧，武之善經也。今弗取，女真必強，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。」帝雖向其言，然以兵屬貫，命以保民觀釁為上策。黼復折簡通誠於貫曰：「太師若北行，願盡死力。」時帝方以睦寇故悔其事，及黼一言，遂復治兵。

黼於三省置經撫房，專治邊事，不關之樞密。括天下丁夫，計口出算，得錢六千二百萬緡，竟買空城五六而奏凱。率百僚稱賀，帝解玉帶以賜，優進太傅，封楚國公，許服紫花袍，駟從儀物幾與親王等。黼議上尊號，帝曰：「此神宗皇帝所不敢受者也。」卻弗許。

始，遼使至，率迂其驛程，燕犒不示以華侈。及黼務於欲速，令女真使以七日自燕至都，每張宴其居，輒陳尚方錦繡、金玉、瑰寶，以誇富盛，由是女真益生心。身為三公，位元宰，至陪扈曲宴，親為俳優鄙賤之役，以獻笑取悅。

欽宗在東宮，惡其所為。鄆王楷有寵，黼為陰畫奪宗之策。皇孫諶為節度使、崇國公，黼謂但當得觀察使，召宮臣耿南仲諭指，使草代東宮辭諶官奏，竟奪之，蓋欲以是

撼搖東宮。

帝待遇之厚，名其所居閤曰「得賢治定」，為書亭、堂榜九。有玉芝產堂柱，乘輿臨觀之。梁師成與連牆，穿便門往來，帝始悟其交結狀。還宮，黼眷頓熄，尋命致仕。

欽宗受禪，黼惶駭入賀，閤門以上旨不納。金兵入汴，不俟命，載其孥以東。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，籍其家。吳敏、李綱請誅黼，事下開封尹聶山，山方挾宿怨，遣武士躡及于雍丘南輔固村，戕之，民家取其首以獻。帝以初即位，難於誅大臣，託言為盜所殺。議者不以誅黼為過，而以天討不正為失刑矣。

朱勔

朱勔，蘇州人。父沖，狡獪有智數。家本賤微，庸於人，梗悍不馴，抵罪鞭背。去之旁邑乞貸，遇異人，得金及方書歸，設肆賣藥，病人服之輒效，遠近輻湊，家遂富。因修蒔園圃，結遊客，致往來稱譽。

始，蔡京居錢塘，過蘇，欲建僧寺閣，會費鉅萬，僧言必欲集此緣，非朱沖不可。京以屬郡守，郡守呼沖見京，京語故，沖願獨任。居數日，請京詣寺度地，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，京大驚，陰器其能。明年召還，挾勔與俱，以其父子姓名屬童貫竄置軍籍中，皆得官。

徽宗頗垂意花石，京諷勔語其父，密取浙中珍異以進。初致黃楊三本，帝嘉之。後歲歲增加，然歲率不過再三貢，貢物裁五七品。至政和中始極盛，舳艫相銜於淮、汴，號「花石綱」，置應奉局于蘇，指取內帑如囊中物，每取以數十百萬計。延福宮、艮嶽成，奇卉異植充牣其中。勔擢至防禦使，東南部刺史、郡守多出其門。

徐鑄、應安道、王仲閎等濟其惡，竭縣官經常以為奉。所貢物，豪奪漁取於民，毛髮不少償。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，即領健卒直入其家，用黃封表識，未即取，使護視之，微不謹，即被以大不恭罪。及發行，必徹屋抉牆以出。人不幸有一物小異，共指為不祥，唯恐芟夷之不速。民預是役者，中家悉破產，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。斫山輦石，程督峭慘，雖在江湖不測之淵，百計取之，必出乃止。

嘗得太湖石，高四丈，載以巨艦，役夫數千人，所經州縣，有拆水門、橋樑，鑿城

垣以過者。既至，賜名「神運昭功石」。截諸道糧餉綱，旁羅商船，揭所貢暴其上，篙工、柁師倚勢貪橫，陵轢州縣，道路相視以目。廣濟卒四指揮盡給輓士猶不足。京始患之，從容言於帝，願抑其太甚者。帝亦病其擾，乃禁用糧綱船，戒伐塚藏、毀室廬，毋得加黃封帕蒙人園囿花石，凡十餘事。聽劻與蔡攸等六人入貢，餘進奉悉罷。自是劻小戢。

既而劻甚。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，忽稱詔，凡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悉買賜予己，合數百家，期五日盡徙，郡吏逼逐，民嗟哭于路。遂建神霄殿，奉青華帝君像其中，監司、都邑吏朔望皆拜庭下，命士至，輒朝謁，然後通刺詣劻。主趙霖建三十六浦牐，興必不可成之功，天方大寒，役死者相枕藉。霖志在媚劻，益加苛虐，吳、越不勝其苦。徽州盧宗原竭庫錢遺之，引為發運使，公肆掊克。園池擬禁籞，服飾器用上僭乘輿。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，擁以自衛。子汝賢等召呼鄉州官寮，頤指目攝，皆奔走聽命，流毒州郡者二十年。

方臘起，以誅劻為名。童貫出師，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，帝又黜劻父子弟侄在職者，民大悅。然寇平，劻復得志，聲焰熏灼。邪人穢夫，候門奴事，自直秘閣至殿學士，如欲可得，不附者旋踵罷去，時謂東南小朝廷。帝末年益親任之，居中白事，傳達上旨，大略如內侍，進見不避宮嬪。歷隨州觀察使、慶遠軍承宣使。燕山奏功，進拜寧遠軍節度使、醴泉觀使。一門盡為顯官，騶僕亦至金紫，天下為之扼腕。

靖康之難，欲為自全計，倉卒擁上皇南巡，且欲邀至其第。欽宗用御史言，放歸田里，凡由劻得官者皆罷。籍其貲財，田至三十萬畝。言者不已，羈之衡州，徙韶州、循州，遣使即所至斬之。

王繼先

王繼先，開封人。姦黠善佞。建炎初以醫得幸，其後寖貴寵，世號「王醫師」。至和安大夫、開州團練使致仕。尋以覃恩，改授武功大夫，落致仕。給事中富直柔奏：「繼先以雜流易前班，則自此轉行無礙，深恐將帥解體。」帝曰：「朕頃冒海氣，繼先診視有奇效。可特書讀。」直柔再駁，命乃寢。既而特授榮州防禦使。

太后有疾，繼先診視有勞，特補其子悅道為閤門祗候。尋命繼先主管翰林醫官局，力辭。是時，繼先用事，中外切齒，乃陽乞致仕，以避人言。詔遷秩二等，許回授。俄

除右武大夫、華州觀察使，詔餘人毋得援例。吳貴妃進封，推恩遷奉寧軍承宣使，特封其妻郭氏為郡夫人。

繼先遭遇冠絕人臣，諸大帥承順下風，莫敢少忤，其權勢與秦檜埒。檜使其夫人詣之，敘拜兄弟，表裏引援。遷昭慶軍承宣使，又欲得節鉞，使其徒張孝直等校《本草》以獻，給事中楊椿沮之，計不行。繼先富埒王室，子弟通朝籍，總戎寄，姻戚黨與盤據要途，數十年間，無能搖之者。

金兵將至，劉錡請為戰備，繼先乃言：「新進主兵官，好作弗靖，若斬一二人，和好復固。」帝不懌曰：「是欲我斬劉錡乎？」

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，大略謂：「繼先廣造第宅，占民居數百家，都人謂之『快樂仙宮』；奪良家婦女為侍妾，鎮江有娼妙於歌舞，矯御前索之；淵聖成喪，舉家燕飲，令妓女舞而不歌，謂之『啞樂』；自金使來，日輦重寶之吳興，為避走計；陰養惡少，私置兵甲；受富民金，薦為閤職；州縣大獄，以賂解免；誣姊姦淫，加之黥隸；又于諸處佛寺建立生祠，凡名山大刹所有，大半入其家。此特舉其大者，其餘擢髮未足數也。」

奏入，詔繼先福州居住。其子安道，武泰軍承宣使；守道，朝議大夫、直徽猷閣；悅道朝奉郎、直秘閣；孫錡，承議郎、直秘閣，並勒停。放還良家子為奴婢者凡百餘人。籍其貲以千萬計，鬻其田園及金銀，並隸御前激賞庫。其海舟付李寶，天下稱快。

方繼先之怙寵奸法，帝亦知之，故晚年以公議廢之，遂不復起。孝宗即位，詔任便居住，毋至行在。淳熙八年，卒。

曾覿

龍大淵 〈附〉

曾覿，字純甫，其先汴人也。用父任補官。紹興三十年，以寄班祗候與龍大淵同為建王內知客。孝宗受禪，大淵自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，而覿自武翼郎除帶御器械、幹辦皇城司。諫議大夫劉度入對，首言二人潛邸舊人，待之不可無節度；又因進故事，論京房、石顯事。大淵遂除知閤門事，而覿除權知閤門事。度言：「臣欲退之，而陛下進之，何面目尚為諫官？乞賜貶黜。」中書舍人張震繳其命至再，出知紹興府。殿中侍

御史胡沂亦論二人市權，既而給舍金安節、周必大再封還錄黃。時張燾新拜參政，亦欲以大淵、覿決去就，力言之，帝不納。燾辭去，遂以內祠兼侍讀。劉度奪言職，權工部侍郎，而二人仍知閤門事。必大格除目不下，尋與祠，二人除命亦寢。未幾，卒以大淵為宜州觀察使、知閤門事；覿，文州刺史、權知閤門：皆兼皇城司。不數月間，除命四變。劉度出知建寧府，尋放罷。

群臣既以言二人得罪去，侍御史周操章十五上，不報。自是覿與大淵勢張甚，士大夫之寡恥者潛附麗之。帝嘗令大淵撫慰兩淮將士，侍御史王十朋言大淵銜命撫師，非出朝廷論選之公，有輕國體。時又有內侍押班梁珂者，三人表裏用事。及珂以罪出，右正言龔茂良入對，首論：「二人害政甚珂百倍，陛下罷行一政事，進退一人才，必掠美自歸，謂為己力。或時有少過，昌言於外，謂嘗爭之而不見聽。群臣章疏留中未出，間得窺見，出以語人。有司條陳利害，示以副封，公然可否。若夫交通賄賂，干求差遣，特其小者耳。願特出威斷，並行罷去。」

先是，江、浙大水，詔侍從、臺諫陳闕政。著作郎劉夙上封事曰：「陛下與覿、大淵輩觴詠唱酬，字而不名。罷宰相，易大將，待其言而後決。嚴法守，裁僥倖，當自宮掖近侍始。」茂良時為監察御史，亦言：「水至陰，其占為女寵，為嬖佞，為小人，蓋專指左右近習也。」帝諭以二人皆潛邸舊人，非近習比；且俱有文學，敢諫諍，杜門不出，不預外事，宜退而訪問。茂良再上疏言：「德宗不知盧杞之姦邪，此其所以姦邪也。大淵、覿所為，行道之人能言之，特陛下未之覺耳。」疏入不報。茂良待罪，除太常少卿，五辭不拜，出知建寧府。

一日，右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：「聞將除右史，邁遷西掖，信乎？」俊卿曰：「何自得之？」邁以二人告。俊卿即以語宰相葉顒、魏杞，而己獨奏之，且以邁語質之帝前，帝怒，即出二人於外。於是遷大淵為江東總管，覿為淮西副總管，中外快之。尋改大淵浙東、覿福建。乾道四年，大淵死，覿尚在福建。帝憐，欲召之，樞密劉珙奏曰：「此曹奴隸爾，厚賜之可也。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，使得與聞政事，非所以增聖德、整朝綱也。」帝納珙言，命遂寢。

既而覿垂滿，俊卿恐其入，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。臺臣上疏論之，不報。太學錄魏掞之亟上封事論列，且見俊卿切責之，掞之得台州教官以出。覿至龍山已久，伺掞之去，然後入國門。會虞允文使蜀還，與俊卿同奏覿不可留。帝曰：「然，留則累朕。」卒除浙東副總管。未幾，以墨詔進覿一官為觀察使，中書舍人繳還，不因事除拜，必有人言。

帝不聽。俊卿曰：「不爾，亦須有名。」會汪大猷為賀金正旦使，俾覿副之。比還，遷一秩，而竟申浙東之命，且戒閤門吏趣朝辭，覿由是怏怏而去。

六年夏，俊卿罷政。十月，覿以京祠召。七年，立皇太子，覿以伴讀勞，升承宣使。八年，姚憲為賀金國尊號使，覿副之。歸，除武泰軍節度使，提舉萬壽觀。淳熙元年，除開府儀同三司。四年，覿欲以文資官其子孫，帝遣中使至省中具使相奏補法，龔茂良時以參政行丞相事，遽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法繳進，覿大怒。茂良退朝，覿從騎不避，茂良執而撻之，待罪乞出，不許。戶部員外郎謝廓然忽賜出身，除侍御史。廓然首論茂良，以資政殿學士知鎮江；章再上，鐫罷；言之不已，貶英州，皆覿所使也。覿前雖預事，未敢肆，至是責逐大臣，士始側目重足矣。廓然既以擅權罪茂良，從班有韓彥古者，覿之姻，廓然之黨，遂獻議助之，使人主疑大臣而信近習，至是益甚。

六年二月，帝幸佑聖觀，召宰臣史浩及覿同賜酒。是歲，加覿少保、醴泉觀使。時周必大當草制，人謂其必不肯從，及制出，乃有「敬故在尊賢之上」之語，士論惜之。

覿始與龍大淵相朋，及大淵死，則與王抃、甘昇相蟠結，文武要職多出三人之門。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。徐本中由小使臣積階至刺史、知閤門事，換文資為右文殿修撰、樞密都承旨、賜三品服，俄為浙西提刑，尋以集英殿修撰奉內祠。是二人者，皆覿所進也。

著作郎胡晉臣因轉對，極論近習怙權之害，遂出知漢州。南康守朱熹應詔上書，其言尤力，有曰：「一二近習之人，蠱惑陛下心志，所謂宰相、師傅、賓友、諫諍之臣，或反出入其門牆，承望其風旨。」疏入，帝怒，諭令分析，丞相趙雄言之，事遂止。陳俊卿守金陵，過闕入見，首言曾覿、王抃招權納賂，薦進人才，皆以中批行之。帝曰：「瑣細差遣，或勉循之。至於近上之除，此輩何敢預。」俊卿入辭，又曰：「向來士大夫奔覿、抃之門，十才一二，尚畏人知；今則公然趨附，十已八九，大非朝廷美事也。」帝感悟。覿用事二十年，權震中外，至於譖逐大臣，貶死嶺外。自是浸覺其姦，嘗謂左右曰：「曾覿誤我不少。」遂稍疏覿。

覿憂恚，疽發於背。七年三月，侍帝宴於翠寒堂，退為記以進。十二月，卒。於是凡前論覿得罪者皆錄贈，胡晉臣起至執政，魏掞之贈直秘閣，龔茂良悉還其職名恩數云。

張說

張說，開封人。父公裕，省吏也，為和州防禦使，建炎初有軍功。說受父任為右職，娶壽聖皇后女弟，由是累遷知閤門事。隆興初，兼樞密副都承旨。乾道初，為都承旨，加明州觀察使。

七年三月，除簽書樞密院事。時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，珙恥與之同命，力辭不拜，命既下，朝論譁然不平，莫敢頌言於朝者。惟左司員外郎張栻在經筵力言之，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。尋除說安遠軍節度使，奉祠歸第。不數月，出栻知袁州。說既奉祠，語人曰：「張左司平時不相樂，固也。范致能亦胡為見攻？」指所坐亭材植曰：「是皆致能所惠也。」

八年二月，復自安遠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，簽書樞密院事。侍御史李衡、右正言王希呂交章論之，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黃，直院周必大不草答詔，於是命權給事中姚憲書讀行下，命翰林學士王曮草答詔，未幾，曮升學士承旨，憲贈出身，為諫議大夫。詔希呂合黨邀名，持論反覆，責遠小監當。衡素與說厚，所言亦婉，止罷言職，遷左史，而濟、必大皆與在外宮觀，日下出國門。國子司業劉焞移書責宰相，言說不當用，即為言者所論，出為江西轉運判官。於是說勢赫然，無敢攖之者。九年春，說露章薦濟、必大，於是二人皆予郡，必大卒不出。

淳熙元年，帝廉知說欺罔數事，命侍御史范仲芑究之，遂罷為太尉，提舉玉隆宮。諫官湯邦彥又劾其姦贓，乃降為明州觀察使、責居撫州。三年，許自便。七年，卒於湖州。帝猶念之，詔復承宣使，給事中陳峴繳之，乃止。其子薦，文州刺史；嶷，明州觀察使。說敗，薦亦貶郴州。

先是，南丹州莫延葚表乞就宜州市馬，比橫山省三十程，說在樞筦以聞，樞屬有論其不便，說不聽。說既貶，遂罷其議。說又嘗建議欲郎官、卿監通差武臣，中書舍人留正以為不可，遂止。與右相梁克家議使事不合，克家罷去而說留，其竊政權、傾大臣類如此。

王抃

王抃，初為國信所小吏。金人求海、泗、唐、鄧、商、秦地，議久不決。金兵至，遣抃往使，許以地，易歲貢為歲幣而還。乾道中，積官至知閤門事，帝親信之。金使至，

議國書禮，不合，扑以宰執虞允文命，紿其使曰：「兩朝通好自有常禮，使人何得妄生事，已牒知對境。」翌日，金使乃進書。帝以為可任，遣詣荊襄點閱軍馬。

淳熙中，兼樞密都承旨，建議以殿、步二司軍多虛籍，請各募三千人。已而殿司輒捕市人充軍，號呼滿道，軍士乘隙掠取民財。帝專以罪殿前指揮使王友直，而命扑權殿前司事。

時扑與曾覿、甘昇相結，恃恩專恣，其門如市。著作郎胡晉臣嘗論近習怙權，帝令執政趙雄詢其人，雄憚扑等，乃令晉臣舍扑等，指其位卑者數人以對，晉臣竟外補。校書郎鄭鑒、宗正丞袁樞因轉對，數為帝言之，帝猶未之覺也。吏部侍郎趙汝愚力疏扑罪，言：「陛下即位之初，宰相如葉顒等皆懼陛下左右侵其權，日夜與之為敵。陛下察數年已來，大臣還有與陛下左右角是非者否？蓋其勢積至此也。今將帥之權盡歸王扑矣。」

先是，扑紿金使取國書，及使歸，金主誅之。嗣歲，金使至，帝以德壽宮之命，為離席受國書，尋悔之。淳熙八年，金賀正旦使至，復要帝起立如舊儀，帝遽入內，扑擅許金使用舊儀見。翌日，汝愚侍殿上，帝不懌數日。汝愚因亟攻扑，帝遂出扑外祠，不復召。淳熙十一年，以福州觀察使卒。

姜特立

姜特立，字邦傑，麗水人。以父綬恩，補承信郎。

淳熙中，累遷福建路兵馬副都監。海賊姜大獠寇泉南，特立以一舟先進，擒之。帥臣趙汝愚薦於朝，召見，獻所為詩百篇，除閤門舍人，命充太子宮左右春坊兼皇孫平陽王伴讀，由是得幸于太子。太子即位，除知閤門事，與譙熙載皆以春坊舊人用事，恃恩無所忌憚，時人謂曾、龍再出。

留正為右相，執政尚闕人，特立一日語正曰：「帝以承相在位久，欲遷左揆，就二尚書中擇一人執政，孰可者？」明日，正論其招權納賄之狀，遂奪職與外祠。帝念之，復除浙東馬步軍副總管，詔賜錢二千緡為行裝。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，乞罷相，不許。正復言：「臣與特立勢難兩立。」帝答曰：「成命已班，朕無反汗，卿宜自處。」正待罪國門外，帝不復召，而特立亦不至。寧宗受禪，特立遷和州防禦使，再奉祠，俄拜慶遠軍節度使，卒。

譙熙載 〈附〉

熙載亦為平陽邸伴讀，累官至忠州防禦使、知閤門事。紹熙中卒，較之特立頗廉勤。

熙載子令雍，以恩補承信郎、平陽郡王府幹辦，尋充王府內知客，小有才。王嘗與論《春秋》褒貶齊宣王易牛、秦穆公悔過事，令雍即為三詩以獻，王甚愛重之。及即位，除知閤門事，累遷至揚州承宣使。謝事，拜保成軍節度使。初賜居第，帝親書「依光」二字賜之。至是，復書「得閒知止」四字以名其堂。寶璽歸，覃恩進檢校少保，仍轉太尉致仕。卒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